

张报传奇

爱的历程



K825.4

176

2

B73208

爱的历程

张报传奇

廖铁星 赵宁 农林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B 573208

爱的历程

张报传奇

廖铁星 赵宁 农林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横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7.875印张 插页2 172千字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219-01145-8 / I·324 定价：2.95元



张报1949年于苏联北极边流放地。



三十年代时的玛丽·梅



张报1956年1月从流放地回到莫斯科与妻子鲁登科及儿子华列利团聚。



十三妹黄乐群1962年与张报第一次会面。



1987年张报与岑惠心摄于闻一多纪念像前。

张报与在新华社工作的苏籍妻子鲁登科1963年摄于北京。



“国际家庭”的幸福团聚。自右至左：八十五岁的父亲张报，美国女儿维多利亚，儿媳李雅兰（李立三同志次女），苏联儿子华列利。

引子

故事从广西一座奇特的山说起。

这座山被一个苏联画家画到一幅奇特的中国画里去。

公元1984年深冬一个晴朗的日子，中国南方的太阳依然放射着灼热无私的光芒。一艘游船载着十几名扶绥县的头面人物及宾客，在清澈的左江上缓缓浮向一段黛绿色的水域。突然，眼前骤然阴暗下来，满船的人顿觉进入了一个清凉世界，抬头遥望，太阳已经销踪匿迹，一座临江壁立千仞、披翠挂绿的大石山挡住了光线和热量。游船驶入了大山的阴影之中。

这山共有六个大小不等的山峰，高低错落，一字儿沿江排布，恰似巨人使用的一具笔架。

“好一座奇特雄伟的大山！这就是我故乡的象征——笔架山！”一个高鼻深目，留着浓黑唇须的中年人操着俄语说。“我想把它画到一幅中国画里去！爸爸。”

站在中年人身旁被称作“爸爸”的，是一个鹤发酡颜精神矍铄的中国老人。他把儿子的俄语给随行的一个青年人译成了广西扶绥白话。很快地，在船头的甲板上摆出了一张桌子并铺好了宣纸，放上了笔墨。

“华儿，你好好画吧！”老人用流利的俄语向儿子说。

被叫做“华儿”的中年人全名华列利·张·鲁登科，苏联国籍，是苏联美术家协会会员，专业画家。他素擅油画，现在却蘸墨挥笔向雪白的宣纸濡染下去。一个曲折峥嵘的山的轮廓在他笔下慢慢显现出来。

游船缓缓地驶出了山的阴影，又航到了阳光之下。老人

抬头仰望蓝天上的丽日，从心底里发出一声由衷的感叹：
“啊，故乡的太阳！”

老人看似六七十岁，实则八十多岁，是扶绥县城厢人氏，原名莫国史，现名张报，中共中央编译局离休老干部。

这父子俩是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的客人，应邀回广西参加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55周年纪念活动的。

华列利在船头起劲地画着，不时停下笔，手搭凉棚凝望江岸上的大山，画笔在他手中似乎成了一个有生命的物体，柔韧有力地跳跃着，一勾一勒地点染着。他是出于对中国的深爱，对家乡的深爱才学中国画的。宣纸上一整片洁白的空间里渐渐长出一座气势非凡的笔架山，横亘空中，高出人世，山脚几缕淡墨渲染成一江秋水，依恋地缠绕着石山，仿佛舍不得离此东去，浮托着数点帆影一步一个回头。

对着故乡奇美的山水，对着笔下初成的作品，华列利灵感突发，用俄语作了一首美丽的颂诗，当即朗诵给父亲听。

老人对儿子说：“你的画好，诗也好！如果你的美国姐姐维多利亚也在这里的话，她会将这座山这条江编进一出优美的神话剧里去的。”

这父子俩回到北京以后，由华列利幼时的小伙伴，李立三同志的大女儿李英男将这首诗中的一段译成了汉语，然后由张报题写在那幅画的上头：

翠竹摇曳，
菠萝芬芳，
左江水绿，
一浪高一浪。
呵，这就是
我祖辈的家乡！

这幅凝聚着一个“国际家庭”两代人心血的作品裱成画卷后，由张报父子郑重地寄回广西，送给扶绥县三十七万人民，表示游子对故乡的无限心意及眷眷恋情。华列利的一颗赤子之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永远留在了故乡的土地上！

这幅《笔架山图》现在挂在扶绥县政府大楼里，向人们讲述着一段繁复漫长神话般的故事。

是的，这是一个曲折动人的传奇故事。要说清楚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我们首先得逆着时间的河流，回溯到本世纪初期，把我们的目光转回到广西的一个偏僻小镇上……

目 录

引子

第一部 夜叹神州	(1)
第一章 钟灵毓秀.....	(1)
第二章 初潮.....	(10)
第三章 谁令骑马客京华.....	(16)
第四章 南北辗转，此心拳拳.....	(23)
第五章 一别江山一回头.....	(30)
第二部 西风·黑马·天涯	(41)
第一章 沉思.....	(41)
第二章 “远东黑马”	(47)
第三章 起步.....	(58)
第四章 纽约的峥嵘岁月.....	(66)
第五章 北美大陆罗曼司.....	(81)
第六章 去红都之路.....	(90)
第三部 台风眼	(100)
第一章 你好，苏维埃大地.....	(100)
第二章 剪不断，理还乱.....	(115)
第三章 《救国时报》的前前后后.....	(131)
第四章 乌克兰女性.....	(139)
第五章 罪名“莫须有”	(149)
第四部 人生的北极	(161)
第一章 荆棘路.....	(161)
第二章 流放在北极圈旁.....	(166)
第三章 坚毅的雷鸟.....	(174)

第四章	啊，在地平线的那一边.....	(188)
第五章	归来华发苍颜.....	(192)
第五部 啊，祖国的太阳	(200)
第一章	先国后家慰平生.....	(200)
第二章	莫斯科情结.....	(208)
第三章	颠沛北南度初秋.....	(213)
第四章	中华古怨——十三妹的命运.....	(223)
第五章	“国际家庭” 四代不同堂.....	(232)
第六章	摇红烛影照骚坛.....	(243)

第一部 夜叹神州

第一章 钟灵毓秀

—

南方山水奇谲，绝异中原，山则万年不老，水则百转千回。经年流绿的左江，群山倒影中渐渐移出笔架山的雄姿。

就在这奇山秀水之畔，有一座汉壮杂居的小县城，称为新宁（后改扶南，现名扶绥）。

大清国宣统三年深秋的一个早晨，在扶南城厢一条碾满蹄印车辙的青石板小路上，有一个脑后拖着一条辫子的男孩，挟着一个青布包袱的书包，悠悠地走去上学。他便是童年的莫国史。一路上，他转着骨碌碌的大眼睛好奇地四顾，总感到今天似乎有点儿不对头的地方。那一排排低矮的房屋紧闭着的门后，仿佛隐藏着什么秘密。挑水的女人悠着扁担走过身边，每只桶里压着一张青翠的荷叶，在青石板上洒下一两个水珠，卖菜的老农腰间还是挂着一只红黑色的酒葫芦。空气中混合着牛马粪及晨炊的烟火气。前面远处的左江边，一条薄薄的淡蓝色雾带，如壮族姑娘的头巾，绕着笔架

山那雄奇突兀的几个山峰。一切都与往日无异。但他又觉得这一切笼罩着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氛。这到底是什么呢？他的这个小脑瓜实在想不出来，只好摇摇头，晃了晃脑后细细的长辫。

国史走入教室，耳畔听得一片吱吱喳喳声，大家都在那里争相述说着什么。黑板上赫然大书着几个粉笔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黎老师叫同学们安静，然后激动地告诉大家：清朝政府已被推翻，我们从此再也不受清朝腐败官府的统治；现在是民国，大家都可以抬起头来做一个平等的国民了。教室出奇的静，小学生们都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接着黎老师说到了孙中山，说他是伟大的革命家，讲到他如何在全世界奔走呼号鼓吹革命，他的理论学说比孔夫子伟大千百倍。

这时国史才蓦然想起刚才那种奇怪预感的由来：今晨一直没有听到城头的绿营兵吹出操号呢！

黎老师拿出一把剪刀，把小学生们都一个个叫到讲台前面来，替他们剪去了辫子。他还说，这条辫子是做奴隶的证据，今天剪了它，只是一个象征，大家还须切记，要彻底剪掉精神上的辫子才好。

老师最后这句看似浅显的话，却深深地影响了国史的一生。

从这天开始，他似乎突然长大了许多。在这之前，他是一个出了名的所谓“四好”学生：一曰好动，一刻不能安宁，常思鸿鹄之将至；二曰好玩，从不温习功课，玩耍第一，学了就忘，忘了只好再学；三曰好胜，凡事争强斗气，不肯让人半分；四曰好赌，当地赌风极盛，波及小儿。他常将过年过节所得的封包钱拿来与大小伙伴们赌博碰运气，越赌越输，越输越赌。然而，当辛亥革命的余波终于波及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小县城后，一种身系国之安危的责任感，在这

个不满十岁的小顽童的心胸里落下了最早的一粒良种。从此他一改以往陋习，用功上进，不久即成绩优秀、名列前茅，特别是写作文，深得老师赞许。黎老师夸奖他将来一定如点睛之龙，破壁高飞。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横蛮无理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激起了全国人民大规模的反日爱国运动。新宁古镇也燃烧起爱国的烈焰。国史和同学们一道，高唱着吉阳高小郭老师编的“国耻歌”，边唱边流泪：“……我们绝对不做亡国奴！”国史第一次明白了祖国面临的内忧外患是多么的严重。报国救国之心也从此萌生出来，并深刻地影响着他的人生前途的选择。

二

在左江流域，流行一种格式特别的民歌。有一次，镇里的小姑娘阿英陪国史在番桃园里摘果，一时高兴她尖着嗓子唱起来：

哥莫忧，
妹送阿哥下邕州，
哥行千里桃花水，
妹作桃花逐浪流。

哥莫忧，
送哥送到三江口，
千江水照家山月，
百年心挂故乡愁。

阿英唱着，一双尖尖的蛾眉忧郁地拧近了。

国史听见阿英唱得如此动人，自己也来了劲头，大声唱起了自以为最得意的《苏武牧羊》。这古远忧伤的曲调，在白云流荡的蓝天下缓缓飘过田野，飘向左江右岸，洒落在那青翠欲滴的竹林里。

这年秋天，作为世交的莫家与郭家，给这对两小无猜的儿童订了婚约。小小年纪，虽未晓世事，一经订了娃娃亲，国史也明白阿英将来是要一方红巾遮头，用花轿抬回家来了。于是这两个人反而生分了，每每只在街口园角偶尔一晤，点头微笑飞红了脸。

天有不测风云。第二年，阿英姑娘染上了霍乱病，虚弱脱水，不治而亡。

这样，在莫国史小小的心灵里，竖起了第一块沉痛的墓碑。

三

国史有个三叔，娶了个美丽的壮族姑娘为妻。婚后不久，三叔却病故了，剩下年轻貌美的三婶在屋里守寡。国史的父亲为了让三房后继有人，就将三子国史过继给三婶作儿子。

过继给三婶以后，国史本应在三婶家吃宿。但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哪里管你这些规矩？他每天只顾在自己家与兄弟们一道吃饭打闹，挤进兄弟们被窝睡觉。这便冷落了那个孤零零的嗣母。这年的八月十五中秋节，三婶特意做了许多好吃的菜，叫了国史过来吃饭，流着泪问他：“国史，你是谁的儿子？”看着嗣母的眼泪，听着她微微颤抖的声音，国史心里闪

电般悟出嗣母做人的艰难辛酸，似乎明白了嗣母今天叫他吃饭的用意，眼泪也涌了出来，一头扑在嗣母怀里：“阿妈，我是你的儿子……”

从此，国史每天都在嗣母家吃饭，在嗣母屋里睡觉，全心全意地与嗣母相依为命。

按莫家的传统，三婶应贞节守寡，夫在从夫，夫死从子。但壮族是个酷爱自由，勇敢追求幸福的民族，现在，这个年纪轻轻的壮族妇女，虽然十分疼爱自己的这个聪明伶俐的嗣子，但她更向往自由幸福，青春的血液在她身体内骚动着，酝酿着惊人的“叛逆”。

在一个夏天的假日，国史随他的壮族母亲上山打柴。嗣母在前边砍着柴头树蔸，渐渐地转过了山坡。不久，空旷的山谷回荡出一声“阿哈依”的呼唤，一个清亮的男子嗓音唱起了山歌：

妹真聪，
劝妹砍柴多砍松，
砍来杂柴烟气重，
砍得松枝火蓬蓬。

隔了一会，一个圆润的女声唱了起来，显然是三婶的音韵：

哥听真，
劝哥砍柴莫砍根，
留到明年三四月，
又有新枝高入云。

接下来有一段男音听不太真切，紧跟着那俏辣辣的女声又飘了过来：

哥好羞！

问哥行船过几洲?
只有撑船来埋岸，
哪有撑岸就船头?

这次那男声可是听清楚了，虽是柔婉的，却是激动的：
妹莫夸，
饥思酒饭渴思茶！
蝴蝶思花不思草，
哥思情妹不思家。
.....

自从砍柴回来后，嗣母就心神不安，坐卧不宁，常背着人偷偷哭泣。这晚，三婶声泪俱下，抚着国史的头说：“孩子，你要好好读书。妈对不住你啊，以后长大了你不怪我吧？”国史一点也听不明白，只是跟着流泪。

第二天国史放学回家，发现家里一片凌乱，原来三婶失踪了。后来隐隐约约听人说，她是跟一个中年男子一块出走的。

这男子大概就是那天在山上唱山歌的人吧？

阿英死了，壮族姆妈远走他乡，国史小小的心灵上筑起了第二道哀痛的墓碑。

四

春回大地，水媚山青。南国红棉似火。在一条乡间小路上，走着父子两人。国史在前边一蹦一跳地如一只出笼的蚂蚱，父亲则肩着黑布伞骑着一匹瘦马走在后头。

国史跳得一头热腾腾的汗珠，回过头来问道：

“阿爷，独眼龙表爷为什么叫我们今天一定去那隆村？”

这个地方的莫家有个习俗，儿女称父母不叫爸妈而叫阿爷阿嫂。

“不是说了么？今天黄家的大儿子娶亲，叫我们去喝喜酒，热闹几天的。”

“哼！你瞒不了我。我一看表爷那只独眼闪幽幽的望着我，我就知道他又要给我提亲啦。这回提的是黄家的女孩吧？她有阿英伶俐吗？”这个十岁的狡黠小童，能一眼看透大人的心思，同时他又觉得提亲啦、相亲啦是满好玩满有趣的呢，所以迫不及待地这样追问。

“哎哟，黄家是书香门第，儿女们都知书识礼的，我看人家未必看上你这个调皮捣蛋的小猴子！”父亲有意激他。

村里锣鼓喧天，唢呐欢叫，鞭炮乱鸣，黄家大儿子的婚宴要开席了。父亲拉国史拜见黄家伯父，国史好奇地四顾，只见满座男宾，无一名女眷，不觉黯然怅惘。原来此地习俗，大凡宴席都是男女分开的，无论贵贱主客，女眷一律在后面小客厅及侧屋坐席，只有男人才能坐正厅。

晚宴后国史被叫去洞房抢红蛋。只见一个鹤发童颜的长者把一筐染红的熟鸡蛋，从规规矩矩、双双坐在新床沿上的新郎新娘之间往喜床上一倒，红蛋便咕噜咕噜地滚了满床，十来个小孩手脚并用一窝蜂地爬上床去，哝哝呀呀地叫着笑着闹着，拼力抢了红蛋往口袋里装。这抢红蛋的习俗，既象征着新婚夫妇将满床热闹（多子多孙）又象征着小弟弟、小侄子们从新人那里抢到了幸福和欢乐。国史因为是自小淘气惯了的，此时此地，此情此景，顿时令他恢复了捣蛋的本性。他从新人中间一跃而上，左奔右突，手脚麻利地比别人多抢了